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守望者



The Watchman

晓声 著

灵魂孕育着对生活的一点点的希望
便不会像肝脏一样硬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守望者

The Watchman

梁晓声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8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者 / 梁晓声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59-1525-9

I. ①守… II. ①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6189 号

SHOUWANG ZHE

守望者

梁晓声 著

出版发行: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

大窝头村西

邮政编码: 065200

开 本: 840mm × 1092mm 1/32

插 页: 2

印 张: 9.75

字 数: 17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525-9

定 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编：野 莽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池英（美） 立松升一（日） 吕 华

刘浩冰 许金龙 安博兰（法） 周大新

尚振山 贾平凹

总序

不仅是为了纪念

野莽

在一切都趋于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已经不再具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的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入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

这套文库的出版者则能打破业内对于经济利益的最高追求，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做好了经受些许经济风险的准备。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此项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遭遇意外。

受邀担任这套文库的主编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出版者的原始设计，一

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的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容量为十五万字左右。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本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是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在汪洋大海中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

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地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遗漏总会有的，但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者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目 录

今夜有暴风雪 00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197

学者之死 238

今夜有暴风雪

一

公元一九七九年，春节后，东北松嫩平原，仍然寒凝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一辆从黑河开往嫩江的长途汽车驶入孙吴县境内不久，突然刹住了。一头羊站在公路正中，拦住了汽车。司机不停地按喇叭，它一动也不动，像具石雕。司机只得跳下车去赶它，走近才发现，它用三条腿站立着。这显然是一只被狼伤害过的羊，它失去了整条后腿，胯上血肉模糊。司机不禁骇然倒退一步。羊，却突然僵硬地倒下了。一位乘客也跳下了车，走到司机身旁，踢了死羊一脚，肯定地说：“是兵团的羊。”

司机愕然地看着他。

乘客抬起手，朝远处一指：“都走光了，放羊的小伙子连羊群都没顾上移交。”

司机朝乘客指的方向望去，雪原上，几排泥草房低矮的轮廓，不见炊烟，不见人影，死寂异常，仿佛一处游牧

部落的遗址——那里几天前还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

乘客瞧着那只死羊：“奇怪，狼怎么没把它整个吃掉呢？”看了司机一眼，又说，“不捡白不捡，够吃几顿的，羊皮也小不了，我帮你搬到车上！”

“别，别……”司机皱起了眉，他觉得不是好预兆，用手势叫乘客把死羊拖到公路边去……

这辆长途汽车又开动了。

它开出不到一个小时，第二次被拦住。

手提包和行李捆连接在一起，在公路上“筑”起两道“路障”。十几个人站在公路边，从衣着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有男有女。

司机只得将车缓缓停下。

知识青年们有的搬开了“路障”，有的围住了汽车。

司机打开驾驶室车门，用商量的口气对他们说：“你们人不少，东西又多，先别急着上车，车上已经没有空地方了，等我动员一下乘客，给你们腾出点地方……”

一个男知识青年感激地说：“那你可真是个好人啊！”

司机砰地关上驾驶室车门，见“路障”已搬开，便呼地将车开过去了。

乘客中有人扭转身，朝后车窗看了一眼，说：“何必呢，大家互相挤一点，就可以让他们都上来了！”

“让他们上来，一路准没好事！”司机嘟哝一句，加快了车速。

司机忽然从车镜里看到有人骑马从后面追赶，顿时神色惊慌。骑马的人转眼赶上来，却并没有拦车，超车奔驰而去。

司机暗暗嘘了口气。

汽车顺公路刚拐过一个山脚，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和司机同时发现，三台拖拉机并列在公路上，四个人站在拖拉机前，三个抱着胳膊，一个牵着马，虎视眈眈地从车前窗瞪着司机。

这里附近也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

“糟了！”司机叫苦一声，刹住车，双手从驾驶盘垂下，无可奈何而又忐忑不安地朝驾驶座上一靠。

一辆马车这时也从后面赶了上来，车上是刚才被甩下的十几个男女知识青年和他们的行李捆、手提包。

牵马的人走到车前，拉开驾驶室车门，对司机怒吼一声：“下来！”他是那十几个知识青年中的一个。

司机脸色苍白，十分惧怕，不敢下去。

有一个知识青年走过来，推开了那个牵马的，对司机说：“别害怕，他吓唬你，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请你打开车门，让我们上车吧！车上有我们，再碰到拦车的知识青年，我们保你平安无事，顺利通过！”

羊剪绒的帽子底下，露出两条短辫，一双俊秀的大眼睛恳求地望着司机。是个姑娘。

车门打开了……汽车又路过了一个被遗弃在雪原上的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

又路过了一个……

当这辆长途汽车开到嫩江火车站，天黑了。十几个知识青年拎上手提包和行李捆，跳下汽车，奔进了车站。

那个姑娘临走时还对司机说了声：“谢谢！”

车站内，站台上，候车室里，几百名知识青年在等待着列车。他们随身所带的手提包、行李捆，像小山，这里那里堆在站台上。焦急、茫然、惆怅、沉思、冷漠、凄凉、庆幸、肃穆、严峻……各种各样的神色和表情，呈现在一张张男女知识青年疲惫的脸上。他们有的人从连队到这里，需要四五天。和伙伴们失散了，大声呼唤着，奔来跑去。丢掉了什么东西的，在别人的手提包或行李堆中翻找着，惹起一片片斥责、争吵。

托运处更加混乱，吹毛求疵的手续，认真过分的查看，咒骂、哀求、抗议、威胁……

角落里，在破碎了镜子的立柜旁，一个知识青年和一个身份不明的旅客正做着一笔买卖：

“三十元……”

“三十元？！我从连队辛辛苦苦折腾到这儿，要不是无

法托运，我才舍不得……”

“三十五！再多一元也不加！”

“好，好，三十五就三十五！”

卖了立柜的知识青年，接过钱就走。刚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还给对方钱，大声说：“不卖了！”抬腿一脚，大头鞋将立柜踢了个窟窿。接着又是一脚，又一个窟窿……

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知识青年跑过来阻拦，用上海口音嚷叫着：“你疯了！好端端的一个立柜，泄啥气！”

“哇！……”孩子哭了……

列车进站了。

几百名知识青年像狩猎一只庞大的野兽般，包围了每一节车厢的车门、窗口。

手提包、行李捆，纷纷从打开的窗口塞进车厢。

等不及从车门挤上车的，就从窗口爬。

“孩子别从窗口……”

已经塞进去了。

另一个窗口，一场难舍难分的离别！

姑娘在站台上，小伙子在车厢内。小伙子从窗口探出身，姑娘拽住他的胳膊，哭着，喊着：“我不放你走！我不放你走！我不放你……”

小伙子泪流满面。

几个知识青年同情地望着他们。

有人摇着头，轻轻地说：“北大荒姑娘……”

车站上的广播喇叭响了：“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晚点四小时……下面广播天气预报，嫩江地区，零下二十四度。黑河地区，气温继续下降，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今夜有暴风雪……”

……

这是北大荒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大返城期间的一个夜晚，在东北最北边陲，在驼峰山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三团工程连战士裴晓芸，今夜第一次在边境哨位上站岗。

“六号坐标”矗立在积雪皑皑的驼峰山顶。它被寒冬包裹了一层霜的外壳，远远望去，通体反射着镀银般的冷冽的光。

月，凝冻在夜空，似一面冰块磨成的圆镜，刚用雪擦过，连蟾宫的虚影也擦去了。夜空澄净，澄净得异常，令人感觉到潜伏着某种不祥，仿佛大自然正暗暗汇集威慑力无比的破坏力量。偶尔，纱绢一样的薄云从夜空疾迅掠过，云影在苍茫的雪原上匆惶地追随着。稀寥的星怯视着大地。大地上的一切都显出畏惧，屏息敛气。没有风，伸出雪面的蒿草的枯叶，树木细弱的秃枝，都是静止的。荒原一片沉寂。驼峰山两峰之间的山沟里，狼嚎声不绝，引起近处村子里阵阵狗吠。狗吠声过后，愈加沉寂。这种凛峻的沉寂，是北大荒暴风雪前虚伪的征兆。

裴晓芸扛枪站在哨位上。她摘下棉手套，借着月光看手表——差七分九点。今天是她的生日，九点是她的诞生时刻。二十七年前，这一天，这一时刻，她从母腹中降生。刚生下来不会哭，护士倒提着她的身子，在她屁股上打两巴掌，她才哇地哭响。在她对这个世界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同时，母亲猝然离开了人间，没来得及看她一眼，也许听到了她那一声哭啼……

是父亲告诉她的，在她的第五个生日，那天，父亲从幼儿园接她回家，她一路哭着闹着向父亲要一个妈妈。幼儿园的孩子们都有妈妈，为什么单只她没有妈妈呢？那是她幼小心灵首次意识到比别的孩子缺少什么，首次感到生活对她不公正，首次向生活提出抗议，用跟父亲哭闹的方式。她不愿比别的孩子缺少什么，她要一个妈妈，正如向父亲要一个布娃娃。回到家里，她哭闹得乏了噘着小嘴生闷气，不吃饭，不睡觉，不理睬父亲。父亲是大学哲学系讲师，在社会科学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忠实宣传者。但在解释自身生活时，又是个带有宿命论色彩的人。

“别哭。”父亲对她说，“从小失去妈妈的孩子，生活中不止你一个。告诉我，你为什么忽然想要一个妈妈呢？”

“小朋友都说，妈妈比爸爸好。”

父亲呆呆地注视着她，许久无言。

“爸爸，我要一个妈妈，就要！”

父亲默默地从床下拖出皮箱，打开来，找到旧相集，把她抱在膝上，一页一页翻给她看。

所有照片，都是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的。

父亲合上相集后，说：“她就是妈妈。”

妈妈？妈妈多年轻！妈妈多美丽！每张照片上的妈妈，都面露温柔的婉雅的微笑。那种微笑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的女儿——我曾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幸福地生活过。

“妈妈在哪呀？为什么从来不回家？”

“妈妈在另一个世界。”

“我要到那里去，我要去找妈妈！”

父亲苦笑。

“孩子，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是要到那个世界去的，但我们现在不能去找妈妈。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没做完的事，而你呢，还没有开始做什么……”

她不明白父亲的话。

“妈妈……死了……”

死——她明白。

她哭了。

“记住，妈妈是为生下你而死的。”

父亲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向她讲述了在她出生那一天妈妈所经受的痛苦。

“妈妈是歌唱家，你想听妈妈唱的歌儿吗？”